

丹青怀古昔 周游念今朝

胡雨竹

山峰高耸并立的情状大为不同。南高峰与北高峰在古时之所以得到关注，两峰顶部的佛塔功不可没，加上西湖边时常云雾缭绕，更为两峰增添了超凡出世的意境。如今，两座佛塔已荡然无存，山顶的电视信号塔成为在远处辨别北高峰的标志物，而南高峰则泯然众山之中。相比之下，《西湖十景图》《两峰插云图》的双峰插云似乎略胜于实景一筹。

在柳浪闻莺附近的翠光亭，欣赏雷峰塔的视角正与蓝深所绘《雷峰夕照图》大致相同，左侧为堤岸而右侧是湖面。画中之景的变化也是历史变迁的证明，嘉靖年间雷峰塔被焚毁，而蓝深所处的年代晚于嘉靖朝，故此画中的雷峰塔没有了宋时的飞檐翘角，仅剩下了砖石结构。画中的雷峰塔倚倚巨石，在高山的衬托之下，佛塔显得小巧。然而，南方的丘陵低矮绵延，绝非画中一般巍峨嶙峋，画家的视觉审美与情感旨趣对绘画的呈现效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类似情况几乎存在于每幅画作之中。我们以叶肖严的《西湖十景图》为参考，在大致相同的视角下拍摄了“花港观鱼”“曲院风荷”和“三潭印月”，并将照片与画作进行了比较。在画中，山峰明显更为陡峭高大，我们猜想大致有两个原因。

一是审美原因，由于西湖周围山势大多低缓，而通常山被作为画的背景。画面的美学追求先于写实需求，画家以高山入画，使构图更为平衡。例如《雷峰夕照图》呈现出较窄的立轴形式，若雷峰塔后无高山倚托，上下画面便会失去协调。

第二，画家的经历与情感往往会反映在他们的创作中。我们在看到巍峨山岳时，自然会感叹天地宏伟壮丽，画中的高山或许正是画家敬畏自然、感慨世人渺小的表达。又因叶肖严以马远为师，而马远作画常有陡

崖险峰，画风刚硬，棱角分明，故叶肖严极有可能受其影响，惯于勾画高峰绝壁。如《三潭印月》中尖耸的山峰就是依仗画家的想象而成，西湖周围绝不可能有此类奇形怪状的山。

虽然画中的呈现有时极为夸张怪异，但有时古画却比相机更能真实地反映人眼所见。在拍摄三潭印月时，无论如何调试，照片中的三座石塔都远远小于眼睛所见且相隔甚远。而当我们再看一眼叶肖严所绘的三潭印月，顿觉石塔的大小与距离之比被切实地描绘于画中。照片虽能留存诸多细节，但似乎与人眼的感受之间始终隔了一层难以沟通的屏障。绘画虽有艺术加工，却直接表达了眼前的景象，这也正是绘画不能被相机所取代的原因之一。

经过一日的实践，在古画与现实的比较中，我们见到了西湖及其周边的兴替变迁。湖岸与湖心的古迹受到了较好的保护，即使在工作日，也有往来不绝的游客，西湖十景等知名的打卡地更是人满为患。一些地处山间的古迹与沿湖景点相比，则湮没无闻，游人寥寥。

造成城市与山间巨大人流差异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相比于西湖沿岸，山间交通与服务设施较为不便。西湖沿岸有观光车、地铁、公交车与共享单车等多种交通工具供游人选择，又因各景点之间距离较短，步行也不失为一种游览的好方式。而山间各景点基本需要驾车或乘坐公交车到达，彼此之间相隔较远，导致游览多地的时间成本大大提高。二是山间大多数景点的知名度不高。以高丽寺和石屋洞为例，在此次实践之前，我也未曾听闻这两处古迹，宣传不足使得游人数量更为稀少。石屋石刻在两年前才被立为市级文保单位，此处古迹如此特别却鲜有人知，甚是可惜。

然而，古画中所呈现的景象却与今日不同，古时城市与山间的交通差距不如现代这般明显，游玩以兴致为先。如孙枝《西湖纪胜图》中所绘名胜大多位于山间，在明代均为热门的游览地，由画可见，山间农人村民也不在少数，这些名胜的所在之地曾经或许并不如今日一般偏僻，再加以浓厚的佛道文化氛围与山间秀美自然风光的影响，幽僻的寺院雅舍也就成为极受欢迎的游玩地。

西湖水光潋滟，天色如黛，人文底蕴则使西湖之美更上一层。沿湖各处，草木楼阁，皆有讲究。自唐宋到近代，文人名家在湖边或居住或览胜，为西湖留下了诗文书画与事迹典故，梁祝、白蛇传等广为人知的奇闻轶事也依托西湖而产生。与此同时，西湖的各处景点被赋予了诗意的名称，例如“平湖秋月”等十景之名，优美的文字也传递了西湖的灵秀韵味。

曾听中国美术学院何士扬教授说，韩国美术家在评论西湖时，常以“湖味”一词表达西湖蕴含的美感。在汉译佛典中，“味”一般对应梵语 rasa，而 rasa 不仅有味觉之意，也有品味的含义，还是古印度诗学与美学的概念，表达了一种难以言明的美感。

当我们来到西湖，不仅欣赏眼前的山水风光，还会念及此地丰厚的文化内涵，从而在内心萌生了赞叹与欣赏。“湖味”并非由单一的天然之景而来，而是人文与自然结合而成的美学体验，甚至可以说，是文化与历史成就了独特的西湖之美。



《西湖图》宋 佚名

艺境



《西湖图》宋 佚名

悠然岁月

捡河泥

陈荣力

小的泥夹(类似竹箕)，再将捻杆交叉固定而成。其使用的原理就如剪刀，上面的捻杆左右分开，下面的泥夹就张开，捻杆合拢，泥夹即闭合。但在实操使用时，因捻泥夹得伸入两三米深的水底，人又站在随水波动的船上，若没有一定的技术和经验，是很容易掉进水里的。特别是将满夹的河泥从水里提起来甩向船舱时，更得有相当的腰力和本事，否则不是河泥甩偏了，就是人跌在船上或掉进水里。

小时候我们观看过不少来街河里捡河泥的，但真掉进河里的也不多见。那些能来街河里捡河泥的，大都是精干壮实的汉子，且技术不错，尤其是腰力好又技艺了得的，更令人赞叹不已。只见那各立船檐的两位汉子，随着船身的波动，身子顺势起伏，脚就像钉在船上似的纹丝不动；而一张一夹、你伸我提的捻泥动作，不仅娴熟自如，且呼应默契，似似充满韵律的舞蹈；最弹眼落睛的，是两人此起彼落、将提出水面的满夹河泥甩向船舱的精彩和洒脱，那臂如弦、腰似弓，“嗨、嗨”的发力声中被精准甩向船舱的河泥，甚至不会溅起多余的泥花；而偁尔一两条尺把长鱼儿蹦起的满天泥星，则让这样的精彩和洒脱，又添几分刺激和新鲜。看街河里捡河泥，也是我第一次零距离认知劳动的美妙和神奇。

其实河泥捻好后，并不能马上作肥料，得在河边围出的河泥塘里沤上两三个月，才能作基肥。因此到附近村庄河边的河泥塘里捡螺蛳、摸鱼虾，也成为我们观看捻河泥后的直接总惠和亢奋期待。

捡螺蛳，得在河泥刚从船上翻到河泥塘里的头几天。那些夹杂在河泥里的螺蛳有了安静的场所，纷纷爬到河泥的表层，有时黑压压的一大片，不消半个时辰，就是半竹筐。

摸鱼虾，最好是春天的桃花汛下来以后。此时鲫鱼、鲤鱼、泥鳅、河虾等，不少通

过河泥塘的缺口，游到已变成浅水塘的河泥塘里逐欢、散籽，你甚至不用任何工具，仅用手摸摸爪，就惊喜连连。

关于捻河泥，还有一个挺走心的故事，让人一想起来就暖洋洋的。

一次，附近村子里一个二十三岁的小伙子到街河里捻河泥，那捻河泥的船正对着一个河埠。镇上有一位姑娘，一早去河埠洗衣服，小伙子见姑娘生得俊俏，就大胆地将捻起的鱼虾扔到姑娘的脚边。姑娘闹了个大红脸，碍于小伙子言语诚恳，洗好衣服也就将鱼虾带回了家。过了几天，姑娘去街上买菜，正好小伙子在卖萝卜，于是难免寒喧几句。如此一来二去，两人就互生了情愫。姑娘是镇上羊毛衫厂的裁剪师傅，工作体面，人又俊俏。得知女儿与一个农村的小伙子谈恋爱，父母自然反对，街坊邻居也觉得膈应。想想看，一个吃自来水、走水泥路、拿工资的镇上姑娘，嫁一个吃天落水、走泥土路、赚工分的农村小伙，这在工农差距况如天堑的那个年代是难以想象的。

小伙子生得周正，人也和善，但这些都不是理由。而姑娘坚持的理由，让父母最终也顺水推了舟：“我就看中他的聪明，肯吃苦。你们想想，他这个年纪就是捻河泥的一把好手，还有什么农活是学不会的？”

姑娘也真是有眼光，她嫁过去后不久，改革开放东风吹，小伙子在村里率先办起了伞件厂，生意一年比一年红火。姑娘索性辞了镇上羊毛衫厂的工作，一心一意协助夫君办厂。十多年下来，那个厂成了做伞的龙头企业。

如今小伙子和姑娘已是做爷爷奶奶的人了，昔日的街河也早已青石砌岸、柳荫拂波、水澈似镜。昔日冬季捻河泥的习惯，虽已成为历史，但作为一种劳作和技能，它就像人走过的脚印一样，终究会定格在不少人的记忆里。

心香一瓣

春游西湖

祝福兴

春日照湖波万顷，轻舟载我浪中行。
远眺雷寺耸高塔，近看苏堤柳色青。
绿树有莺听鸟曲，断桥无雪觅知音。
三潭映水生叠影，方晓湖心水好清。

孤山的梅林

朱思莹

梅林需要更多的风声
被时间浸泡已久的故事
需要适时更新

箬竹和古柏，想象中的那方印章
需要孤山作更好的分布和刻制
野鸭和鸳鸯的穿梭，需要更轻盈
而我们的诗歌，需要更沧桑
以承受，开拓湖海的力量
绿萼梅不知什么时候，扯下一角天空
我来不及惊呼，有白云
从红色的波浪中涌出

一定还有谁，想过尽千帆
哦，那么多的先生，把浆说唱
越剧花腔，都越来越开放
要改写白娘子和冯小青的结局
信不信没有关系，大运河的泪腺
需要欢喜来填充，就好像
我彻底地失望了。“远来始觉古大字，信着全无处”
世间任何颜色，需要一朵梅去调剂

老包的摆拍

王若冰

大学同学老包，原先是个老师，也是个小有名气的诗人，有一天突然心血来潮辞了工作，带着一家老小回到当时还非常偏僻的泰顺库村，办了一家书院。我们开大学同学会，同学老师刚坐定，他就拿出宣传片，说这是他费了好大的劲请人录制的。

老包微信朋友圈发的最多的，是他自己，留着齐耳的长发，或戴着斗笠，或卷起裤腿，赶牛放羊，挑着担子。每次看到，我都忍不住发笑，笑老包作秀，摆拍摆得太明显。

后来很多同学去了库村，我问他们好玩吗？同学说：“有啥看头，除了几个破房子啥都没有。而且，老包什么收入都没有，都不知道他靠啥吃饭。”我本来跃跃欲试想拜访库村的心一下子又凉了下來。

现在，离老包辞职回乡已经11年了。我想我应该去看看库村，看看老包的生活，以解除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的问号。

我们凭着“包登峰”这个路牌，从几个人口中，很顺利地找到了老包的宅，主人早已在门前等候。几层木质结构的老屋，墙上挂着蓑衣斗笠，桌上一盆向日葵，别有一番风味。

老包带着我们走出老宅，没走几步，就是“世英门”，这是宋代石砌门楼，明嘉靖年间重修，它是库村两大姓氏吴氏和包氏的分界。再走出去，就是门口洋老街，一条兴盛于清末民初的百年老街，当时老字号商铺林立，现在大多改为民居，只有堂壁上留有“宝龄堂自运各省药材”“包聚泰号”“运自南北杂货”等模糊的字迹可以想见当年的繁华。

过了老街，转几个弯，就到了“库村书院”。

库村书院是老包一手创建，十几年前还是一个破败不堪的宅和荒地，经过老包多方呼吁，政府出资整修，现作为“泰顺县文联文艺讲习所”“泰顺县文联文创基地”，也是老包迎来送往的会客厅。在这里，他是老师，讲文学谈文化，讨论各种文艺话题；他是宣传大使，前来参观的客人，他都要带到二楼放映室，给他们看库村的宣传片，向他们介绍库村的历史。他又是库村本土作家，在这里他写多部小说和《库村笔记》《山中岁月》，记录库村的点点滴滴。书院的书架上有很多书籍，木墙上挂满前来参观的学者文人留下来的字画，显得很有文化气息。

我们在库村转了一圈，发现这里是个名副其实的“石头村”，脚下是一条条蜿蜒起伏的石头路，两旁是石头堆砌的土墙。这里看不到钢筋和水泥，所有的房子都是用石头和木头建造的。我很好奇，这个距离现在一千多年的古村落，是如何保存得如此完整的？

老包说，当年他假期回乡，看到很多民居老宅都已倒塌，路面失修。居民搬迁，家园废弃。他很心痛，怕常年在外奔波的自己老了以后都归不了根。于是思村良久，痛下决心归园田居。

他到处奔走，查找资料探访古迹，用自己的文字和自媒体宣传，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有着唐风宋韵的古村落，有这么一群有着独特建筑风格的古民居。

慢慢地，库村出名了，政府出手了。把原先倒塌的房子扶正，把失修的路基整修填补。建了文化礼堂，修了书院，打造了旅游配套设施。如今，库村成为泰顺古民居建筑中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村落。连带着，库村周边的古村落也突围而出，库村、徐岙底村、塔头底村，都成为泰顺的一张张旅游名片。

老包带着我们一路参观介绍，不时有电话响起，什么文联会议，什么礼堂落成，什么村干部交流，什么乡村舞台活动，都来邀请。一路上，遇到的每一个村民，都尊敬地称他为“包老师”。而他，遇到每个村民，都要问：“你帮忙打听一下，你们这里是不是有杀猪师傅？过几天村里要办杀猪宴。”

老包还是很擅长摆拍，我们所住的民宿大舞台有一台演出，是当地一个“茶空间”的答谢联谊，老包拿起演出用的一个长烟筒，开始拍照发朋友圈。我们也学着老包，在库村、在徐岙底村，处处摆拍，天天发朋友圈。

但我想，摆拍摆几天容易，摆拍几十年太难。老包的摆拍，比我们要高出很多境界，他摆的何止是一个姿势，更是一种家园情怀。

“考查”典故

钱国丹

西汉匡衡“凿壁偷光”，晋朝的车胤和孙康的“囊萤映雪”，这两个典故差不多是家喻户晓。不过，我这里说的考查，可不是去图书馆翻查资料，而是我小时候真的企图“凿壁偷光”过，也实实在在地“囊萤映雪”过。

如果以为我是个多么用功的人，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这人非但算不上用功，还可以说是比较懒散的。比如说，我常常忘了写家庭作业——虽然那年月作业并不多。我也有爱读的书，读图书，读课外书，就是老师耿耿于怀统统贬之的“闲书”。我不明白老师为什么这么恨“闲书”，要知道，“闲书”里的知识、道理，比你老师掌握的丰富、深刻多了，还有那趣味、那生动，更是和课堂的枯燥、乏味不能同日而语的。

借到一本有趣的书，我就迫不及待地课堂上在抽屉底下偷偷地看起来，有几次不幸被老师发现了，老师并没有当场点破，只是做投入讲课状边讲边悄悄向我的座位逼近，突然，他的手像老鹰扑食一样扑向我的抽屉，一举把我的图书抓获。

几次惨重损失之后，我再也不敢在课堂上看书，而把那份挡不住的诱惑带回家里。

可是家里买不起灯油。有那么几年，我们家一直没买过灯油。大人们夜里要干点什么活，就只能黑灯瞎火地摸过来摸过去，比如搓绳，比如捻线，还比如剥豆，孩提的我们决不能袖手旁观必须要跟着一起干。锻炼得我如今即使停电了还可以摸来摸去干好多事情。

唯一不能摸黑的就是读书。常常是，那些读了一半的故事就像猫爪子般挠得我心里痒痒的，让我钻天觅地要想方法读完它。

于是就想起老祖先那些故事来。

“凿壁偷光”是绝对行不通的。首先，我们村房子的花岗岩墙壁很结实，我没本事将它凿穿个洞来，即使我借助了什么神力弄开了它，妈还不把我这败家玩意儿揍个半死？更何况，邻家也黑咕隆咚的，没有什么亮光让我可偷。“映雪”倒可以试试，只是非得要等到冬天，而我们南方的冬天也极少下雪。

好不容易盼来了一场大雪，我那个高兴啊，吃过晚饭，我兴致勃勃地拿了本书站到雪地里，对着雪光映来映去，只见白茫茫的一片，根本辨不清那些萤火虫，还有那个寒风也叫人受不了，双脚站在雪里像针扎一样，所以我坚持不了五分钟就逃回了屋里。

最后就只剩下“囊萤”了。夏夜里，乡下的萤火虫倒丰硕得很，菜园里，稻田边，池塘上，到处是一明一灭的小灯笼，它们悠闲自得地晃来晃去，一点也不提防心怀叵测的我。我拿了把麦秸编的扇子，一拍一个准儿，拍下来的虫子傻傻地躺在地上，半天也爬不起来，我一个个地捻了来，满满地装了一透明玻璃瓶子。

自以为拥有一盏“萤灯”，可以痛痛快快地读书了。我把“萤灯”竖在书上，横在书上，在书页上滚过来滚过去，百十只萤火虫不遗余力地闪烁着光芒，可除了苍蝇几个大字，我还是无法看清正文。

我彻底地失望了。“远来始觉古大字，信着全无处”，是祖宗在瞎编故事，还是他们的视力非凡人可比？